

楚辭對補

張亨

離騷

各興心而嫉妬

案一切經音義二七，又七二引『各』並作『故』，非是。王注『則各生嫉妬之心……』是王本正作各字。

長頗頷亦何傷

案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第六十三離騷經文及王注『頗頷』並作『減淫』（卽減淫二字俗書）。集注引公孫羅音決云『頗，口感反，玉篇：呼感反；頷，胡感反。曹：減淫二音。』陸善經曰『頗頷，亦爲咸淫。』是唐世別本有作『減淫』者，今案說文貢部『頗，飯不飽，面黃起行也。从貢咸聲，讀若懲。』又『顙，面頤顙貌，从貢齧聲。』二字於許書正相次。段玉裁曰『離騷「長頗頷亦何傷」，王注「頗頷，不飽貌」，按許之頤顙卽頗頷也。離騷假借頷爲顙。』曹作『減淫』二者，減卽頗音，淫卽顙音。（說文邑部『顙，地名，从邑齧聲，讀若淫。』則顙亦讀若淫矣。）朱駿聲曰『按頤顙疊韻連語。』頤顙，減淫並侵部字，聲紐亦近。聯綿詞多義存乎聲，書無定體，則別本之作減淫者，義初不異也。

攬茹蕙以掩涕兮

聞匡齋曰『案注訓茹爲柔喫。然蕙無剛柔之別，蕙稱茹蕙，不經甚矣。疑茹當爲若。二字形聲並近，故相涉而誤。若，杜若也，亦芳草，故蕙若並稱。漢書揚雄傳（反騷）「卷薜芷與若蕙兮」，「若蕙」之文，或本騷經。或倒之曰「蕙若」，本書惜往日「謂蕙若其不可佩」，後漢書馮衍傳「築蕙若而爲室」，胥是。』案王注『茹，柔喫也。言猶引收喫香草，以自掩拭。』吳仁傑離騷草木疏曰『周少隱云：茹之言食也。詩曰柔則茹之，此言茹蕙，猶言食秋菊耳。攬茹者，攬所

茹之蕙也。仁傑按：茹，香草名也。龔景瀚離騷箋曰『茹有食義，然上用攬字，文義似不順，吳謂香草，姑存以廣異聞。』今案吳說近是，唯不知『茹』實誤字。唐寫本漢書楊雄傳反離騷『臨江瀨而掩涕兮』晉灼注云『離騷云「擣茹蕙以掩涕」。』茹字作『茄』獨異他本。茄卽荷字也。反離騷又云『衿斐茄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師古曰『茄亦荷字也。見張揖古今字詁。』尋反離騷此句正因離騷「製斐荷以爲衣兮，纁芙蓉以爲裳」句，則楊雄亦以茄爲荷。（沈欽韓云『釋草：「荷，其莖茄。」茄非荷字明矣。師古知字詁而忘爾雅。』然茄旣爲荷莖，自可代言荷，詩文通例如此，沈氏殊泥。）茄，茹形近致誤。後世蒙於王本並晉注亦改之矣。聞氏疑爲若字之誤，證據未確。（聞氏此說載清華學報第十一卷四期楚辭斠補一文中，及後出之楚辭校補書中則刪此條，豈亦不自安其說歟？）

九 歌

東皇太一

璆鏘鳴兮琳琅

王注：「璆琳琅皆美玉名，……或曰糾鏘鳴兮琳琅。糾，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劍佩衆多，糾錯而鳴，其聲琳琅也。」

案王注非是。別本作糾，糾者璆之借字。猶蚪之借爲璆也。糾，璆並狀玉聲。朱熹楚辭集註曰『璆鏘，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佩玉聲璆然。」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琅，美玉名，謂佩玉也。』其說是也。戴震屈原賦注亦云『璆鏘，玉聲。琳卽禹貢球琳，美玉也。琅卽琅玕。』吳汝綸曰『糾一作璆，皆語詞。』亦以糾與璆並形容玉聲者，是也。

瑤席兮玉瑱一作鎮

洪興祖曰：『瑱，壓也，音鎮。下文云「白玉兮爲鎮，」是也。周禮「玉鎮，大寶器。』故書作鎮。鄭司農云「瑱讀爲鎮。」』

聞匡齋楚辭校補『曰案書鈔一三三，類聚六九引亦作鎮。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注曰「故書鎮爲瑱，鄭司農讀瑱爲鎮。」本篇之玉瑱卽天府之玉鎮。……瑤與薺，席與藉，並古字通，瑤席謂以薺草爲藉以承玉（玉鎮以薺爲藉，亦猶下文肴蒸以蘭爲藉。凡執玉必有繅藉，見儀禮聘禮記，周禮典瑞，禮記玉藻等注。）下文「盍將把兮瓊芳」，瓊謂玉鎮，芳謂瑤（薺）席，鎮與席爲二，故曰「盍（合）將把」也。王注謂席爲坐席，以玉鎮之，非是。』

案瑱字當讀爲鎮，是也。又事文類聚續集一一，太平御覽七〇九引亦作鎮。鎮，玉器，名詞。瑤席，聞氏以爲卽『薺藉』之假文，亦庶幾近之。文選江文通恨賦『惜瑤草之徒芳。』注云『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戶，化爲薺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瑤與薺並音遙，然薺與瑤同。』是瑤得借爲薺之例也。說文『席，藉也。』漢書賈捐之傳『相枕席於道路。』注『席，藉也。』則席，藉二字亦音近義通。以薺草爲繅藉所以陳玉鎮者，聞說是矣；然謂下文『盍將把兮瓊芳』之『瓊芳』卽指玉鎮與薺藉而言，則恐非是，玉鎮自爲陳列之器，非得把持於巫之手中，聞氏既據林雲銘（楚辭燈）、戴震以『盍』卽『合』字，因以所合者卽玉鎮及薺藉，然此盍字實不當訓合，俞樾（讀楚辭），玉闔運（楚辭釋）並謂盍爲語詞，是也。『瓊芳』或祭時巫所持之物，唯當與玉鎮，瑤（薺）席（藉）有別。

揚枹兮拊鼓枹一作桴

聞匡齋曰：『案本篇通例，無間兩句叶韻者，此不當獨爲例外，疑此句下脫去一句。』

案王注『言着膳酒醴旣具，不敢寧處，競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則王本已如此作。如聞說豈王本之前已奪一句？抑原本脫韻？未可知也。記纂淵海六七，合璧事類外集四引揚作「楊」，又西征賦注，潘安仁金谷集作詩注，事文類聚二三引枹作桴。枹，桴同字。記纂淵海六七引作浮，合璧事類外集四引作枹。並誤。又合璧事類外集四，文選西征賦注引拊並作拊。金谷集詩注引拊作撫。

雲中君

謇將憺兮壽宮

案吳中本、長沙本、（參引諸書全稱及版本，並見拙著離騷輯校，載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十三期）文選陸士衡挽歌詩注引謇並作蹇。蹇與謇通用。王注『謇，辭也。』

又戴震屈原賦注本憺作澹。注云『澹然恬靜安緩之意。或作憺，非。』案據說文訓安恬當以憺爲本字。澹訓水搖、惟後世多以澹爲憺。故戴氏手稿本作憺，定本又改爲澹也。文選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作『蹇將詹予壽宮。』澹、詹並憺字之借，予則今字之誤也。

聊翔遊兮周章

劉師培曰：『案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慧琳音義二七並引遊作翔，涉注而誤。』聞匡齋曰『案王注「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戲也。」據此則王本正文「翔遊」作「翱翔」。原本玉篇音部，文選沈休文安陸昭王碑文注、慧琳一切經音義二七，王觀國學林五所引並作「翔翔」與王本合，當據改。』

案聞說非是。王注乃槩括全句而釋之，故略變原文之序，『翔翔』亦僅釋翔字，下『游戲』二字始釋遊字耳。不得據以證王本原作翔翔也，翔翔爲習見聯綿字，寫者因以致誤。劉說近是。各本與今本同。

焱遠舉兮雲中

洪興祖曰『焱，卑遙切，羣犬走貌。大人賦曰「焱風涌而雲浮。」李善引此作焱，其字從火，非也。』

案朱鑑本作焱，注云『其字从火』，非是。五臣本文選、長沙本、凌毓枏本誤並同。

湘君

望夫君兮未來未一作歸

朱熹曰『未一作歸，非是。』梁章鉅曰『案注未肯來之語，則作未是也。』

案文選（贛州本、淳熙本、淳祐本）作歸。合璧事類外集五引誤同。

薜荔柏兮蕙綢一作拍

戴震曰：『拍，滂各切，與箔通。王注云「搏壁也。」劉成國釋名云「搏壁，以席搏著壁也。」此謂舟之間間搏著壁矣。』劉永濟屈賦通箋曰『戴說是，字本作括，亦作拍。作拍者假借字也。』

聞匡齋曰：『案柏拍皆帕之誤。帕帛古本同字。「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二句俱屬旗言，繆於旆旃之屬謂之帛，所以纏杠者謂之綢，杠上曲柄以懸帛者謂之橈，綴旄羽之屬於杠者謂之旌也。此言以薜荔爲帛，以蕙纏杠，以蓀爲橈，復綴蘭以爲旌。王注讀柏爲搏壁之搏，謂以薜荔搏壁，殆不可憑。』

案王闡運曰『拍綢橈旌謂以旌來招也。拍蓋帛也。綢，綢杠也。（案王夫之楚辭通釋亦云：『綢，旗杠纏也。』）司馬相如賦曰「靡魚須之橈旃。」注以拍爲搏壁，橈爲小楫，蓀不可爲楫，道上又無壁也。』王說殆即聞氏所本。其解是也。又陳本禮屈賦精義亦謂拍爲帕之訛，惟訓爲『舟子抹額』則謬以千里矣。下文『桂櫂兮蘭柂』始言舟，則橈非小楫，拍亦不得爲『橈下板以擊水者』（王夫之說）。說文『旃，旗曲柄也。周禮曰通帛爲旃。』則所狀此舟之旗蓋亦旃之屬。文選（贛州本、淳熙本、淳祐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合璧事類外集五引並作『拍』。吳中本、長沙本並作『拍』。

蓀橈兮蘭旌蓀一作荃、旌一作旆

案五臣本文選、海錄碎事五引並作『采荃橈兮蘭旗。』文選（贛州本、淳熙本、淳祐本）作『承荃橈兮蘭旌』合璧事類外集五引作『承荃槎兮蘭旌』文選謝惠連泛湖歸去樓中翫月詩注、書鈔一三八、御覽九八三並引蓀作荃。又書鈔一二〇引作『荃橈兮蘭爲旌』。御覽九八三引旌作旗。洪興祖曰『或云乘荃橈，乘一作承，或云采荃橈兮蘭旗，皆後人增改或傳寫之誤耳。』

又案蓀卽荃字。張揖字詁『襄、荃、今蓀是也。』離騷『荃蕙化而爲茅』敦煌本楚辭音作蓀，云『本或作荃，非也。凡有荃字，悉蓀音。』則以今字爲正矣。

搴芙蓉兮木末

案類聚八八，御覽九五三，事文類聚後集三三引『兮』並作『於』，全芳備祖集一一引作『于』，作『於』或『于』均不合文例，殆以兮作『於』字用耳。

捐余玦兮江中

案事文類聚續集二〇引兮作『於』。

遺余佩兮醴浦佩一作珮、醴一作澧

案類聚六七引余作予，記纂淵海一四引作『餘』。

又文選（贛州本、淳祐本）、初學記六、又八、又二六、類聚六七、記纂淵海一四，合璧事類外集五，又三七，古文苑九遊仙詩注，文選顏延年祭屈原文注，注釋音辯柳先生集四二酬韶州裴曹長史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一首注，引佩並作『珮』。醴並作『澧』。又淳熙本文選、朱鑑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書鈔一二八，方言四注，事文類聚續集二〇，書禹貢疏、胡稊陳簡齋詩集箋注四送張仲宗押載歸閩中詩注引醴並作『澧』。洪興祖曰『澧、醴古書通用。』

湘 夫 人

目眇眇兮愁予予一作余

聞匡齋曰『案予讀爲眴。（左傳襄四年「后杼」路史後紀十三下注作杼，引尚書中侯作予，史記三代世表索隱作予。管子小匡篇「首戴苧蒲，」齊語作苧[今誤茅]。金文頤鼎「貯廿家」，又「貯用宮御」格伯殷「厥眴卅曰」貯王國維並讀爲予。）說文曰「眴、長眴也。」「眴、直視也」（今轉語爲瞪）思美人曰「思美人兮墜涕而眴眴。」「目眇眇兮愁眴」者，目眇眇即愁眴之狀。一本予作余，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大謬。』

案文選司馬相如長門賦『衆鷄鳴而愁予』李善注引九歌此句，殆以長門賦卽襲用本文，果如是則予我之訓由來已久，不自王逸始然（王逸注曰『予，屈原自謂也。……故曰愁我也。』）蔣驥山帶閣楚辭注云『見神之遠立凝視，其目纖長，有情無情，皆未可測。故其心振蕩而不怡也。』則以『目眇眇』狀湘夫人，謂

望見湘夫人來，彼目眇眇令予愁也。（淮南子脩務篇『籠蒙目視』，許慎注云『籠蒙猶眇暗目視也。』即目眇眇之義。）聞氏讀予爲眴，義不必勝。即思美人之眴字亦不得讀爲眴。眴或作佇，久立之貌，謂延眴而望也，解爲『眴眴』，其義淺矣。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作『余』，本篇余、予錯出。

與佳期兮夕張一本佳下有人字。一云與佳人兮期夕張

朱熹曰『佳下一有人字，非是。』

聞匡齋曰『案當從一本於佳下補人字，下文「聞佳人兮召予」，亦作佳人，可資互證。……文選謝希逸月賦注，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注引並作「佳人」。』案朱說不誤。佳下疑不必補人字。此言佳，下文言佳人句式各異，不須一律，（本篇文例各句兮字上或二字、或三字、絕少四字者，一本置期字於兮字下，殆即因其不合文例。此所以省人字者，或爲歌唱時音節所限故耳。）又王注：『佳謂湘夫人，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是王本原無人字。（文選謝玄暉在郡臥病呈沈尚書注引王注同，則注中人字必非後人所刪，各本並同。）文選謝靈運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瀨茂林脩竹詩注，謝玄暉在郡臥病呈沈尚書詩注引並同今本。有人字者正是衍文，不足據。

沅有茝兮醴有蘭茝一作芷、醴一作澧

案文選（贛州本、淳熙本、淳祐本）、朱鑑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茝並作『芷』。醴並作「澧」。御覽九八三、合璧事類外集五、古文苑九游仙詩注、記纂淵海一四、九三、事文類聚後集二九引並同。

麋何食兮庭中食一作爲，蛟何爲兮水裔

案文選（贛州本、淳熙本、淳祐本）、朱鑑本、吳中本、長沙本，並作『爲』，合璧事類外集五引同。以上文『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律之，此似以作『食』爲長。御覽九三〇引水裔作『木上』，涉上文而誤，又九〇六引同今本。

葺之兮荷蓋一本云以荷蓋 芷葺兮荷屋一本葺下有之字

俞樾曰：『此當作芷葺兮荷蓋。芷字闕壞，僅存下半止字，誤作之字，文不成義，

因移葺字於之字上，使成文義耳。說文艸部「葺，茨也。」「蓋，苦也。」……葺之義爲茨，茨者說文云「以茅葦蓋屋也」。……蓋之義爲苦，爾雅釋器「白蓋謂之苦。」釋文引李巡曰「編葦茅以覆屋曰苦。」是葺也，蓋也，皆草屋之名。以芷爲葺，以荷爲蓋，極言其清潔也。下文云「芷葺兮荷屋」與此句法同，可據以訂正此句之誤矣。』

劉永濟曰『案俞疑之爲芷，是也。謂芷字闕壞，又爲後人移易，則無據。古人書字，或省偏旁，芷之作止，亦如衡之作衡，因又誤爲之也。「葺芷兮荷蓋」，句法與「吉日兮辰良」相同，不必移在葺上，文義本甚明也。』

聞匡齋曰『案（「芷葺兮荷屋」句）當刪芷字，從一本於葺下補之字。（此因先倒在葺上，文不成義，讀者以篆書之止形近，遂改之爲芷，即成今本。一本又據未倒之本於葺下仍補之字，則成「芷葺之兮荷屋」，「葺之兮荷屋」與上文「葺之兮荷蓋」句法文義並同。屋，古幄字。荷屋猶言荷蓋。……「葺之兮荷屋」又與下「繚之兮杜衡」文相偶儻。繚讀爲橑，所以承苦蓋者。以杜衡爲橑，以荷葉蓋之，亦連類並舉。』

案俞、聞二氏一據下文爲說，一據上文爲說，並以此二句必有一誤，欲強同之。其說並有未當。竊疑此二句因文字相似，寫者不慎而互舛，因啓人疑竇。知之者，二句均有葺字，而王逸於前句不注，於後句則注曰『葺，蓋屋也。』殆與注例不合，原必當『芷葺』在前，而『葺之』在後，是王本猶未誤也。且『芷葺兮荷屋』與『蓀壁兮紫壇』相儷；『葺之兮荷蓋』亦正與『繚之兮杜衡』相儷，文正一律。後句一本『葺』下有『之』字，正是未誤之本，或轉據誤本復加芷字於其上，則失之遠矣。『芷葺兮荷屋』，『葺之兮荷蓋』因文而異其義，不必一致。

繚之兮杜衡一本兮下有以字，衡一作衡

案五臣本文選兮下有『以』字。

又文選（贛州本、淳熙本）、袖珍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根本並作『衡』。原本玉篇系部、合璧事類外集五引並同。

大司命

使凍雨兮灑塵

案爾雅釋天『暴雨謂之凜。』與王注合，則作凜者是已，又淮南子覽冥篇亦云「降扶風、雜凜雨。」或作凜者誤也。黃省曾本、朱燮元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閔齊伋本、凌毓枏本、乾本並誤作凜。文選思玄賦注、藝文類聚二引誤同。

吾與君兮齋速

朱熹曰『齊一作齋，非是。』

案齋、齊二字古書每通用。此處齊速連文。王注『齊，戒也，速、疾也。』洪興祖曰『齋速者，齋戒以自敕也。』朱熹曰『齊速謂整齊而疾速也。』皆分齊速爲二義，非是。戴震曰『禮記玉藻篇曰「見所尊者齊遨」鄭康成注云「謙慤貌也，遨猶蹙蹙也。」』俞樾說同，並謂『齊遨，古書或作齊肅，國語楚語「故齊肅以承之」是也。或作齊宿，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是也。』戴、俞二說雖於古有徵，審此處文意則顯有未合。故劉永濟曰『按戴、俞以齊遨連文爲訓，而非舊注速疾之義；然爾雅肅、齊、速皆疾也。郝懿行曰「肅，進也，進疾義近。詩小星傳『肅肅，疾貌』肅有嚴急之意。齊者壯之疾也。尚書大傳『多聞而齊給』荀子臣道篇云『齊給如響』性惡篇云『齊給便敏而無類』鄭注及楊倞注並云齊，疾也。』據此，則舊訓未誤，特不應以齊爲齊戒耳。齊速卽疾速，字本作齊。言吾與君乘清氣，御陰陽，其行至疾，用以導帝之九坑也。』劉說是也。此以作齊爲正，王注讀爲齋而後有作齋之文。朱鑑本、吳中本並作齊。

少司命

秋蘭兮麋蕪一作蘿

案文選（贛州本、淳熙本、淳祐本）、御覽九八三、事類賦注二四，全芳備祖集二三引並作『蘿』。又匡謬正俗三、初學記二七、類聚八一、事文類聚後集二九、合璧事類外集四引並作『蘿』。又類聚八一引作『糜』。麋蕪字說文，爾雅並作蘿，疑當以作蘿爲正，餘並借字耳。

蓀何以兮愁苦以一作爲

聞匡齋曰『案當從一本作爲。本篇兮字除山鬼國殤外，皆兼具虛字作用。……此兮字猶而也。「蓀何爲兮愁苦」卽「蓀何爲而愁苦」。今本爲作以，試以「而」

楚辭斠補

代「兮」，讀全句爲「蓀何以而愁苦」，不辭甚矣。』

案經傳釋詞一『玉篇曰「以，爲也。」詩贊曰「天何以刺」言天何爲刺也，凡經傳言何以若此者，皆謂何爲若此也。亦常語。』則古書以，爲原得通用，作以者不必非。唯五臣本文選以作爲，他本並作以，與今本同。

蓀獨宜兮爲民正蓀一作莖

案文選（贛州本、淳熙本、淳祐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及合璧事類外集四引蓀並作莖。

東君

羌聲色兮娛人聲色一作色聲

案禮記月令『止聲色毋或進』中庸『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古多作『聲色』，無作『色聲』者。疑或本誤倒。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並作『色聲』。

青雲衣兮白霓裳

劉師培曰『案書鈔百二十九、類聚一、初學記二十六，並引霓作蜺。』

案霓、蜺古通用。經傳多用蜺字。離騷『帥雲霓而來御』『揚雲霓之唵鬱兮』則並用『霓』字。此亦當以霓爲正。又御覽一四、六九九引作蜺，御覽八引作電，則霓字之誤也。

河伯

衝風起兮橫波一本橫上有水字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橫上並有『水』字。

惟極浦兮寤懷

聞匡齋曰『案「寤懷」無義，寤疑當爲顧，聲之誤也。東君曰「心低徊兮顧懷」，揚雄反離騷曰「覽四荒而顧懷兮」，魏文帝燕歌行曰「留連顧懷不能存」，是顧

懷爲古之恆語。顧，念也。（禮記大學鄭注）懷亦念也。「惟極浦兮顧懷」猶言惟遠浦之人是念耳。王注訓寤爲覺，是所見本已誤。』

案聞說殊無據。寤訓覺，王注不誤。上文『日將暮兮憺（原作悵從劉永濟校改）忘歸』，言心樂志悅而忘歸，此則謂思及遠浦之人乃覺然懷念，惆悵不已耳。蓋方飛揚浩蕩，心樂志悅之際，忽念及遠方之人，興人愁緒，故用寤字。古或有『顧懷』連用之文，此不必然。

流澌紛兮將來下

洪興祖曰『澌音斯，从氵者流冰也。从水者水盡也。此當從氵。』

聞匡齋曰：『案說文「澌，水索也，」「澌，流氷也」。王注曰「流澌，解冰也，」似王本澌作澌。然詳審文義，似仍以作澌爲正。淮南子泰族篇曰「雖有腐體流逝，（原誤漸，從莊達吉改）弗能汚也，」許注曰「澌，水也」七諫沈江曰「赴湘沅之流逝兮，恐逐波而復東，」論衡實知篇曰「溝有流逝，」（原誤瀉，從孫詒讓改。）是流逝卽流水也。紛讀爲汾，水涌貌，「流逝汾兮將下來」卽流水汾涌而來下也。說文澌訓水索，此別一義。學者多知澌訓水索，而少知其訓水，因改此文澌爲澌，王逸承之過矣。』

案劉歆遂初賦『激流澌之漻淚兮，』後漢書王霸傳『及至虜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澌』皆以解冰爲流逝。此處王逸本自是澌字，聞氏轉據淮南、論衡以王本爲非，其實不然。且『紛』字正狀之『流逝』之形甚明，聞氏則必改讀爲『汾』，以強合澌訓水之義，古籍又無紛、汾相借之例，其說殆不可憑，求之過深耳。

山鬼

被薜荔兮帶女蘿一作蘿

劉師培曰『案御覽三百九十一引被作披，類聚十九仍引作被，馬永卿嬪真子卷一亦引作被。』

案文選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注引被亦作『披』。聞匡齋曰『案宋書樂志三，類聚一九，御覽三九一，又九九四。合璧事類前集六九，文選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注引並作蘿，朱變元本、大小雅堂本同。』

楚辭斠補

又案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淳祐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作蘿。又事文類聚前集四八，全芳備祖集一三，御覽九八三引並同。

辛夷車兮結桂旗文選桂誤作旌

案贛州本、淳熙本、淳祐本文選作桂不誤。唯文選沈休文鐘山詩注引作『旌』。又類聚八九引辛夷誤作『華移』。御覽三四〇引辛作新。

東風飄兮神靈雨飄一作飄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重飄字與洪引一本同。疑非是。

猿啾啾兮又夜鳴又一作狖

案上文『雷墳墳兮雨冥冥』，下文『風颯颯兮木蕭蕭』，雷與雨、風與木並相對成文，疑此句『又』亦當從一本作『狖』，以與猿相對。王注『猿狖號呼』疑王本此原作狖。文選（贛州本、淳熙本、淳祐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作狖，與一本合。

國殤

天時墜兮威靈怒墜文苑作懟

案朱熹從文苑作懟（吳中本、長沙本同）云『懟，怨也。……適值天之怨怒。……』自蔣驥、戴震、林雲銘、馬其昶（屈賦微）、陳本禮諸家皆從朱本，唯王夫之云『天時墜，大命傾也。威靈怒，死而怒氣不散也。』今案王說是也。此蓋謂國殤雖奮勇爭戰，惜天命不佑，乃致殂落，形體雖歿，而威靈猶自怒氣未息也。極言國殤戰死之壯烈，如闡入『天之怨怒』則於上下文意乖刺，且『天時』亦不得僅謂『天』也。王注『墜，落也。言已戰鬪，適遭天時，命當墜落。……』是王本原即作『墜』。文苑作『懟』者，或以墜，懟音近，又因下『怒』字聯想致誤耳。

子魂魄兮爲鬼雄一云魂魄毅一云子魄毅

案劉永濟曰『按詳叔師注，則王本原作「魂魄毅」』其說是也。（聞匡齋說同）（王注：『魂魄武毅、長爲百鬼之雄也。』）文選鮑明遠出自薊北門行詩注引及朱鑑本、文選補遺、元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相本、乾本並作『魂魄毅』。

禮 魂

成禮兮會鼓成一作盛

案王注『成其禮敬，』則王本原作成。成猶終也，畢也。（周語『成，德之終也。』儀禮少牢禮注『成，畢也。』）作盛者是借字。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相本、乾本並作『盛』。

天 間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菟一作兔

洪興祖曰『菟與兔同。』

案類聚一、初學記一、事類賦注一、御覽四、海錄碎事一、錦繡萬花谷後集一引菟並作『兔』。

僉曰何憂曰一作答

案註釋音辯柳先生集一四、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乾本、凌毓相本並作「答」。據堯典及王注（『衆人曰何憂哉』）疑當作曰。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案柳集一四何字作『有』。王注『言天下何所有石林之木，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似王本原作『有』字。洪興祖曰『石林與能言之獸各指一物，非必林中有此獸也。』然下文『焉有虬龍，負熊以游』亦上下二句相關，蓋傳說謂有石林，其中有能言之獸，亦未可知，唯有字重出爲謬見耳。

厥大何如大或作骨

案作大義長，骨字涉注文而誤。郭璞山海經圖讚云『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

其骨，三年爲期，厥大何如？』末句正用此文。天對云『巴蛇腹象，足覲厥大，』則柳氏所見本亦作大也。而今本柳集一四附天問作「骨」者，後人改之耳。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朱熹曰『棘賓商未詳，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頤部曰『棘，飾也。商乃帝之誤。』王闔運亦云『商蓋帝之誤。』

劉永濟曰：『按山海經曰「開上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郭注曰「嬪，婦也。言獻美女於天帝。」郝懿行曰「賓、嬪古字通，棘與亟同。蓋謂啓三度賓于天帝而得九奏之樂也。」郭訓嬪爲獻美人，朱子已闢其謬，郝說得之。商帝形近而誤。惟棘字不可解，朱子以爲夢字之闕誤，雖無可證，於文爲順，飾亟之訓，蓋從聲求之，終覺未安。』

游承澤曰：『棘者急也，古多作棘，聲近義同。賓者，賓客也。或借作嬪，商者或爲帝之鵠字，帝謂天帝也；或爲高之誤文，高亦謂天也。又或以同音借爲上，上亦天也。「啓棘賓商」者，言啓急欲賓於天帝也。山海經大荒西經「夏后啓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卽其事也。三度賓天而得九辯九歌之樂，亟可知矣。故屈子以棘言之。』

案啓棘賓商，自來說解紛如，章句以棘訓陳，賓訓列。商卽宮商之音。洪訓棘爲急，謂待商以賓客之禮。陳本禮則以爲啓賓商均之事。馬其昶訓商爲章。丁晏（天問箋）以棘訓亟，賓當爲嬪……並不能圓其說。今案此卽指山海經大荒西經所載神話無疑。游氏從朱、王之說以商爲帝之誤，疑是也。然亦無證。商或讀爲上（爾雅『太歲在庚曰上章』史記作『商橫』是其例，）賓商卽賓上，賓上謂上嬪於天，上非卽天也。棘借爲亟（詩采薇『玁狁孔棘』，文王有聲『匪棘其欲』並以同音借爲亟。）而亟疑非急速之義，蓋是頻數之義，夏后啓上三嬪于天，故言頻數也。游說似未達一間。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聞匡齋曰：『案體疑當爲履，聲之誤也。（詩氓「體無咎言」韓詩及禮記坊記引並作履，管子心術下篇「戴大圓者體大方」內業篇作履，本書卜居序「屈原體忠

貞之性」體一作履。王注說此上八句爲王子喬事，其略云……索化蜺與失藥二事，未聞其審，自餘則與漢世所傳子喬事頗合，惟戶字當作履耳。知之者，注中兩言「王子喬之戶，」上戶字御覽一四引作履。以字形論，戶無由誤履，履則易缺損成戶，疑御覽所引是，而今本則嘗經後人改竄也。注中履墜事，似卽解正文「夫焉喪厥履」之語。今本正文履作體者，又探誤本注文戶字之義而改也。（注又云「文子焉能亡子喬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或亦後人所沾。）蔡邕王子喬碑有大鳥跡見於子喬墓上事，與本篇化鳥之說合。易林謙之謙又云「王喬無病，狗頭不痛，亡（疑當作匡通厔）跛失履；乏我送從。」（隨之解亡跛作三戶。）失履與本篇喪履之說合。……』

案聞說是也。王注：『言崔文子取王子喬之戶，置之室中，覆之以弊筐……開而視之……』筐借爲匪字。說文『匪，器似竹筐，从匚，非聲。』古籍皆通用筐。儀禮宴禮『設膳筐。』禹貢『厥筐緘文。』三禮圖『筐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筐之大小雖不必定如制，其不足以覆蔽人體則無疑。是崔文子所覆者顯非人體。疑注本作履，傳寫缺『復』，因誤爲戶，正文從之而改。聞氏誠能發千古之覆矣。

舜閟在家父何以餧

劉盼遂天問校箋曰『按閟乃母字之譌。閟之古文作鼈。見汗簡集下之一民部。又作鼈，見說文解字門部，所從始卽母字，故與母字易相混淆，此文本作「舜母在家父何以餧」。蓋舜母握登早喪，瞽瞍無妻獨處歷年而後更娶象母也。』

聞匡齋曰『案書堯典曰「有餧在下曰虞舜」，未聞舜父亦稱餧也。父當爲夫。二字形聲並近，故相涉而誤。本篇屢曰「夫何」（凡七見）「夫何以餧」猶何以餧也。閟字義亦難通，以下云「夫何以餧」推之，當係妻妃諸字之訛。……疑此本作「舜妻在家」，古篆妻與敏相似，遂誤爲敏，後又轉寫作閟也。山海經海內北經曰「舜妻登比氏。」本篇所謂舜妻，當卽登比氏。意者相傳舜先娶登比，後娶二女，則二女未降以前，舜已有妻，故有「夫何以餧」之間也。……』

案衡以古代傳說，聞氏之說較爲切合。閟爲誤字亦甚顯然，而以閟爲妻字轉寫之誤，則失之迂曲。竊疑閟係婚字之聲誤。說文有鼈字，謂是古文閟，說文釋例曰

楚辭斠補

『閔之古文鼈，汗簡作鼈（印林曰「蓋从心，昬聲，非从思。」）从古文民，是也。』則古閔字聲正作昬（古音 x 每與 m 相諧聲、如民與昬，亡與荒，無與喚，每與晦皆是。——見董同龢先生中國語音史頁一六九）今潤字亦作泯，作潛，作潛，並閔昬聲同之證。古婚字止作昏，寫者假暱字以代之，復轉寫作閔，遂失其溯。劉、聞二氏徒以字形相比附，不知由聲求之，因失之耳。父字涉注文而誤，聞氏以爲當作夫，是也。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劉永濟曰『叔師謂「傳言女媧人首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今本有體二字，不出注中，疑有乃貨字傳寫之誤。貨化古字聲義皆同。說文「貨，財也。从貝、化聲。」徐鍇曰「可以交易曰貨，貨，化也。尚書曰『貿遷有無化居。』」……是其證。此本作化體，古本用貨字，後人不得其義，又貨或作貿，與有形近，妄改爲有耳。』

案劉說迂曲之甚。王注『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其體如此』正釋『有體』二字。蓋謂女媧本變化無定體，今壁上所繪如此，誰爲之圖制乎？注意本甚明，又豈必逐字爲解？山海經云『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郭璞注曰『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爲此神。』壁上女媧之像或卽人面蛇身者歟？

會鼂爭盟一作會冕請盟

洪興祖曰『鼂冕並朝夕之朝，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注云「會，甲也。」箋云「會，合也。」』

劉盼遂曰『此文蓋用詩大雅大明篇「會朝清明」語，毛傳云「會，甲也。」鄭箋引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據王毛鄭三注，知楚辭與詩本作甲朝，今作會者，古文甲與會形似致誤也。說文會之古文作僉，甲之古文作僉，毛公於經文誤字，例不自破，注中詰之而已。如此文，毛意蓋謂會爲甲之誤字，而不肯如漢人當爲當作諸法耳。……』

劉永濟曰『武億羣經義證曰「楚辭天問篇『會朝爭盟，何踐吾期，』注『爭一作請。』考鼂朝同字，請清音相近，盟明通用，是屈子引詩『會朝清明』爲問，蓋

云以甲子日赴膠鬲請盟之期，非如毛鄭所云也。」胡承珙毛詩後箋曰「天問此言，雖會朝字偶合，未必卽引此詩，且若云『甲朝請盟』則詞與意皆未完，經文不當竟住矣。」按胡謂屈子非引詩固是。然武以爲膠鬲約期之事，亦是。劉氏校箋謂作會者古文甲與會形近致誤。然則詩之「會朝」與此文偶合，不應牽連爲說。此文「爭盟」乃「請盟」之誤，作爭者又以史記有諸侯成會之文連牽之耳。吾期，疑亦鬲期之誤，皆當改正。』

聞匡齋曰『案爭當从一本作請。請猶盟也。……「請盟」字詩正作「清明」。天問「會鼃(朝)請盟」卽用詩語，特詩「清明」用古字，天問「請盟」用今字耳。「會朝請盟」者，會亦朝也，(禮記王制注曰「朝猶會也。」)請亦盟也，「會朝」與「請盟」對舉，上下皆同義字。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朝至卽朝致，朝訓會(見上)，致亦會也，(周禮遂人注曰「致猶會也。」)此謂武王於甲子之朝，朝會庸蜀羌髣微盧彭濮等八國諸侯及其百官而與之盟誓也。詩之「會朝」，天問之「會鼃」卽書之「朝致」，詩之「清明」，天問之「請盟」卽書之「誓」矣。今本天問請作爭者，玉篇水部引韓詩作灝明，疑天問古本亦作灝，爭卽灝之誤。惟王注不解「爭盟」事，或所據本猶未誤。』案據下文『何踐吾期』則二句當卽指膠鬲約期事，(見呂氏春秋貴因篇)『會鼃爭盟』卽詩之『會朝清明』。然『爭盟』非謂膠鬲請盟(如武億說)；亦非謂與八國諸侯相盟誓(如聞匡齋說)；而聞氏以『會朝』與『請盟』對舉，上下皆同義字，因訓朝爲會，訓請爲盟，亦迂曲之甚。『會朝』卽會戰之朝耳。(左哀二年傳『於是會之，必大敗之，』孟子公孫丑上篇『虛勝而後會，』並會戰之意。詩此句鄭箋訓會爲合，云『合兵以清明』，合兵卽會戰也。)『爭盟』當從詩作『清明』，清明卽『甲子昧爽』之天氣清明也。詩用本字，天問用借字。(爭，灝字之闕誤，聞說是也。本或作請者清之訛字或借字耳。)又劉氏以吾爲鬲字之誤，無據，非。

到擊紂躬到一作列

朱熹曰『列一作到，非是。史記言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此所謂列擊紂躬也。然未見周公不喜……之事，蓋當時猶有其傳，而今失之也。』

劉盼遂曰『案到當爲刀之借字，釋名釋兵「刀，到也」。史記周本紀「武王至紂死所，下車以輕劍擊之。」劍與刀析言有別，散言則通也。』

聞匡齋曰：『案到疑當爲勁。字之誤也。戰國策西周策「彼且改王之聚以勁秦」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勁亡。」今本勁皆誤到。……勁，力也。（列子說符篇張注）「勁擊」謂猛力擊之。一本作列亦勁之誤。（古隸列作劄與勁形亦近。）天對曰「頸紂黃鉞，旦孰喜之，」似所見本亦作勁。』

案到當從一本作列，朱說是也。到、列形近而譌。唯朱氏未明言列字之義。說文『列，分解也，从刀，勞聲。』後世通用裂字。列擊紂躬卽逸周書克殷解及史記周本紀所謂擊之以輕呂之劍，以黃鉞斬紂頭也。蓋武王以劍擊之又分解其身，故叔旦不以爲善。蔣驥釋列爲齊，謂是會孟津事。非是。馬其昶云『到同倒，史記「紂師皆倒兵以戰」。』（劉永濟從其說）亦非。此謂擊紂之身，與倒兵事自不相涉。如馬說與下文亦不銜接。劉盼遂以到借爲刀。古籍無例，義亦未允。聞說謂爲勁字之誤，勁擊之語殊爲不詞，亦無確證。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作『列』與一本合。

何親撲發足周之命以咨嗟一無何字一云周命咨嗟

朱熹曰『定一作足，屬上句非是。』

劉永濟曰『按此問義殊難明，細審文義，或當作親發定周，何以咨嗟。撲乃發之誤字而衍者，發，伐也。逸周書官人解「有知而言弗發」大戴記作「有知而不伐」，詩嘵嘵「駿發爾私」，箋「發，伐也。」是其證。親發卽躬伐，疑指東征事。句首無何字是，足乃定之誤。定周卽定周之命。後人以此篇下文有「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之文，遂改此與彼同，不悟其文義難通也。又按本或作親撲撥正，何以咨嗟。撲，度也。撥正卽邪正。荀子正論「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楊注「撲不正之弓」本作彌。本書懷沙「孰察其撲正。」王注「治也」，非。定，正之誤字。此言叔旦親撲度邪正，何以尙用咨嗟邪？卽承上文叔旦不嘉以爲問義也。二說未知孰是。』案劉氏二說並無據，非是。撲者癸也。說文『癸，兵也。象形。』書顧命『一人冕執戣。』（戣卽後起癸字）史記周本紀『周公旦把大鉞，畢公（逸周書及魯世家作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撲發』當卽指此故事。謂周公親以兵（癸）衛武

王也（發是武王之名）。足者定之誤字（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均作定。）『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者，謂周公本親執兵佐武王而定周之命，然何以咨嗟耶？此正承『叔旦不嘉』句發問，見其不滿武王之以劍擊紂身也。後人不知揆爲癸之借字，執於揆度之訓。隨致文義湮滅難明矣。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位一作德

劉永濟曰『按作德是。此言上帝授殷，必以湯有德也，其德何致移易而致於滅亡。明吉藩府翻宋本及黃省曾校刻宋本章句位上皆有德字，是王本原作德之證。施移古通用。史記衛綱傳「劍人之所施易」注「施讀若移。」是其證。上文「夫何三年不施」亦同。此文其德，與下文其罪對言，以見問意。不宜以忽涉成湯，嫌文無次序也。』

聞匡齋曰『……案劉說是也。管子立政篇「大德不至仁，」羣書治要引德作位，此古書德位互譌之驗。王注曰「其王位安所施用乎，」王位亦當作王德。吉藩府翻宋本朱燮元本、黃省曾本、大小雅堂本並作「其王德位，」則合作德與作位二本而並存之。』

案二句舊說授字皆從其本義。非是。疑授當讀爲受（周禮司書『受其幣』注『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是其證。）此總承上文，言周受殷之天下，其德（從劉說）安所施耳（施不讀若移，劉說非）。丁箋云『天授周以殷之天下』增出『天』字反迂曲矣。又柳集一四、夫容館本、俞初本亦並作『德位』，聞說是也。

反成乃亡反一作及

劉師培曰『案據注似當作「及成反亡」。』

聞匡齋曰：『案劉說是也。王注「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是王本作「及成反亡」，今本作反，因及反形近，又蒙注中「反覆亡之」之文而誤。』

案王注不可通，劉氏據以改今本亦不竊。疑反字不誤。反成者謂反政於成王也。此仍指周公事。史記周本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反政成王。』乃亡者，魯周公世家『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亡乃出亡，奔亡之亡，非覆亡之義。此間蓋謂周公反政成王，竟至奔

亡，其罪維何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

劉師培曰『案據注后疑作倍。』

劉永濟曰『按成疑巡之誤。上文「成湯東巡，有莘爰極」句法與此同。王引之曰「漢人以真庚通用。」成在庚韻，巡在真韻，此或寫人，因聲誤寫耳。』

案王注『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則作成自王本已然，劉永濟說成乃巡之誤，其證不確，劉師培氏據注以后當作倍，雖無異文可據，於注意則彌切，倍，后形近致謬。

齊桓九會會一作合

案會合形近義通。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作合。論語憲問篇『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一云雷開何順而賜封金

劉永濟曰：『按作何是也。封字疑衍。古韻語兩句末皆有之字者，例以之字上一字爲韻。一句有之字，一句無者，之字爲韻，一本之作金，雖與沈韻，而上句末有之字，非例，疑上句亦衍之一字。』

聞匡齋曰：『案阿當從一本作何。上文曰「比干何逆，而抑沉之」「何順」與「何逆」對文以見意。朱本作何順，柳集同。』

案一本作『何』是。作何始見問意，且與上句相偶也。朱鑑本、吳中本、長沙本亦並作『何』。又據注『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疑王本原有『金』『封』二字。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作『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較一本金上多出之字。疑二句原作『比干何逆而抑沉，雷開何順而賜封之金』後誤奪『金』字，因於沉下加之字使相儼，遂成今本，而不知其失韻也。

梅伯受醢

劉師培曰『案禮記王制疏引受作菹，是也。』

案劉說疑是。『菹醢』正與下文『詳狂』對文，注亦云『乃殺之菹醢，』作受醢者，緣下文『受賜茲醢』之語而誤。

箕子詳狂詳一作佯

案詳讀爲佯。柳集一四、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並作『佯』。

師望在肆昌何讖識一作志

案讖、志古通用。柳集一四、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並作『志』。

鼓刀揚聲后何喜

案白帖四、初學記三二、書鈔一二三、御覽三四六、又四六七引何並作『乃』。作乃者非是。乃是肯定語，作「何」始見問意，且與上文相對。

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聞匡齋曰『案「永多」與「久長」義相重複，殊爲無謂。朱本無久字，柳集及御覽八六一引亦無。……然「永多」與「長」於義仍嫌複疊。疑長爲悵之缺損。……。』

案久字衍文，聞說是也。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無久字。

九 章

惜 誦

發憤以杼情杼一作舒

洪興祖曰：『杼，渫水漕也，音署。杜預云「申杼舊意」，然文選云「抒情素」，又曰「抒下情而通諷諭」。其字竝从手。』

朱熹曰：『抒从手，一作紓，亦通。』

案作抒者是也。杼、舒、紓並其假字。朱鑑本作抒，文選補遺、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並同。

竭忠誠以事君兮一本君下有子字

朱熹曰：『君兮之間，一有子字，非是。』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君下並衍『子』字。又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以並作

『而』。

所以證之不遠一本之下有而字

朱熹曰：『之下一有而字，非是。』

秦黃省曾本、朱燮元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相本、乾本並衍『而』字。

亦非余心之所志一本此句末與下文皆有也字又衆兆之所哈

聞匡齋曰：『案當從一本於兩句末補也字。……朱本有兩也字。』

案心字疑衍。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有兩也字而無心字。

又莫察余之中情

朱熹曰：『中情，以韻叶之，當作善惡，而惡字又當從去聲讀，由騷經一句差互，故此亦因之耳。』

陳第云：『情或是慊字，與路韻。』

張惠言曰：『情路二韻誤倒。』

劉永濟曰：『按朱陳所改皆可通，而由騷經一句差互之說尤近理。蓋九章間有重著離騷之文，騷詞有「荃不察余之中情」句，又有「孰不察余之善惡」句，故因而差互耳。張譜之說恐非。』

聞匡齋曰：『案此句不入韻，推尋其故，蓋由脫簡所致。考離騷、天問、九章均以四句爲一行。本篇「忳鬱抑余侘傺兮」以下四句，疑本係二行八句，今本因脫四句，而以二行之文併爲一行，故致「情」「路」二字無韻。古本似當作「忳鬱抑余侘傺兮，□□□□□□，□□□□□□卷，又莫察余之中情。（以上一行）□□□□□□卷，□□□□□□，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以上一行）以文義求之，「忳鬱抑余侘傺兮」與「又莫察余之中情」殊少連貫，故疑此行所脫二句，當在此二句之間。至次行之「願陳志而無路」與後文「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則語意正相銜接，故知彼行所脫二句，必不在行末而在行首。朱子以此文「情」「路」不叶，欲依離騷改「中情」爲「善惡」，其說雖近理，然終疑二語形聲俱遠，無由致誤，故不取之。王注曰「曾無有察我之

中情也」，是王本仍作中情。』

案王注『言已懷忠不達，心中鬱邑，惆悵往立，失我本志，曾無有察我之中情也。』則王本此二句蓋相銜接，聞氏臆爲之說，非也。朱說近是。離騷『孰云察余之善惡』考異云『善惡一作中情』，是二語互誤之例。（二語形聲雖遠，殆以文意相關致誤耳。）然審上下文意，此處似仍以作『中情』爲宜，又王本已作中情，故朱說亦不必是。近人或以下句『路』爲『正』字之誤（玉篇『正，古文豎，寫者不知以爲路爾，』無正意同抽思『並日夜而無正』），使二句叶韻，文意既不切合，證又不確，尤非，疑此處本偶脫韻，或王本前已誤，徒以韻求而乏實據，轉不若仍之也。

固煩言不可結詒兮固一作故，一本結下有而字

劉永濟曰：『按固故古通，結詒是也。一本因思美人有「言不可結而詒」句，改此從彼耳。』

案朱鑑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文選補遺並有『而』字。

魂中道而無杭杭一作航

聞匡齋曰：『案無疑本作亡，「亡杭」疊韻連語，卽茫汎，魂氣浮動貌也。淮南子假真篇「茫茫汎汎」高注曰「茫茫汎汎，盛貌。」……案水動曰茫汎，氣動亦曰茫汎，其義一而已矣。……後人不知「亡杭」爲「茫汎」之借字，而讀亡爲有亡之亡，訓杭爲舟杭，因改亡爲無，一本又改杭爲航，其陋甚矣。』

案『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二句言夢登天而中道沮止，狀其雖有事君之志而無路也。（杭同航，方言九『舟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無航猶言無舟，注訓爲度，以爲動詞，失之。）故下文厲神之占曰『有志極而無旁』。義正與無杭相應。有志而無輔（旁訓輔，舊注不誤，或以旁借爲榜，同舫，與杭一義，則失之泥。）遂『終危獨以離異』，事君無由矣。如聞說無杭爲茫汎，魂氣浮動之意。釋此一句似勝，貫下文則未安，不免穿鑿。且下文云『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囊之態也。』亦與此文呼應，階之義正與杭同。或正言或反喻，總是有志難伸，羣小爲患之意。本篇反覆所言，莫非斯旨。

衆駭遽以離心兮—無衆字

案注云「言已見衆人易移」是王本有衆字。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閔齊伋本、凌毓柟本無衆字，非是。

吾至今而知其信然—云吾至今而知其然—云吾今而知其然

劉師培曰：『案御覽七百二十四引無至字。』

劉永濟曰：『按明繙宋本、黃省曾校本皆無至字、信字，今刪至字。』

聞匡齋曰：『案當從一本作「吾今而知其然」。而猶乃也。（朱本而正作乃）然亦信也。詩采苓曰「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然與信爲互文，史記張耳陳餘傳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然信以死」，然亦信也。……「吾今而知其然」卽吾今乃知其信，語意已明。今本「今」上有「至」字，「然」上有「信」字，皆後人妄增。一本作「吾至今而知其然」未衍信字，朱變元本、大小雅堂本及御覽七二四引俱作「吾今而知其信然」，未衍「至」字，互有得失，並視今本爲差勝。惟黃省曾本無至字信字，最是。』

案黃省曾本、袖珍本、俞初本並無『至』字，『信』字。然細審三本下文『矰弋機而在上兮』句，矰上並著『信』字。顯係上文信然二字倒置，因誤入下文者。考黃省曾本、朱變元本、夫容館本、俞初本、馮紹祖本等王逸楚辭章句本及袖珍本、閔齊伋本、乾本、凌毓柟本等白文本似同出一源，差互不大，此處三本亦不應獨異。劉氏未之詳察，聞未睹原書而誤從之，非也。

又夫容館本、馮紹祖本、閔齊伋本、凌毓柟本、乾本及天中記四〇引並無『至』字。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作『吾至今乃知其信然』。唯記纂淵海五五引並無『至』『信』二字。今案王注云：『吾被放棄乃信知讒佞爲忠直之害也。』疑王本原有信字。『信然』猶『實然』，爲加重『然』字語氣，故用信字，不必如聞說並刪之。

欲儻倅以干僚兮

曾國藩曰：『僚當作際，謂際遇際會。莊子云「仁義之士貴際」。』王闔運說略同。

劉永濟曰：『按曾王說是。際隸或作僚，張遷碑「薦正之僚」卽際，是其證，屈

賦多用侘傺，故注家皆從求往爲訓。』

案一切經音義二二引傺正作際。黃省曾本同。

又一切經音義二二引儻作『低』。引王注『儻猶低徊也』亦作『低徊猶徘徊也』。

擣木蘭以矯蕙兮擣一作擣

案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閔齊伋本、凌毓相本並作『擣』。

繫申椒以爲糧繫一作鑿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長沙本、凌毓相本、乾本並同一本作『鑿』。

播江離與滋菊兮

案俞初本、袖珍本離並作『離』。

涉江

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一云同壽齊光一云比壽齊光

劉永濟曰：『案朱本作比壽齊光，戴本作同壽齊光，同比齊義並相類，但二句複用一字，不如參互用之爲長，今從朱本。』

案文選(贛州本、五臣本、淳熙本)、朱鑑本、吳中本、長沙本並作『比壽』『齊光』。

淹回水而凝滯凝一作凝

洪興祖曰：『……其作凝者傳寫之誤耳。』

劉師培曰：『案原本玉篇水部引回作洄。文選別賦注引回作廻，凝作滯。書鈔一百三十七又引作「淹回水以凝滯。」據注文似王本當作凝，作滯乃別本也。』

劉永濟曰：『戴氏曰「凝滯語之轉」按戴說是，凝當作滯。』

案『凝滯』複詞，作凝者其省借字。王注從本字讀之訓惑，大謬。朱鑑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相本、乾本及御覽七七〇引並作『凝』。

苟余心其端直兮其一作之

案朱鑑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

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其並作『之』。又贛州本文選作『苟余其端直兮』余下無『心』字。

入淑浦余儻僴兮儻僴一作遵迴

案五臣本文選、類聚九、白帖七、御覽四九〇、記纂淵海一四、海錄碎事三下、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並作『遵迴』。又類聚九、白帖七引入作『出』。又類聚九、記纂淵海一四引余作『而』。

迷不知吾所如一本吾下有之字

案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並有『之』字。又御覽四九〇引吾作『其』。

猿狹之所居一本此句上有乃字

案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朱鑑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此句上並有『乃』字。當據補。又五臣本文選居作『如』，涉上文而誤。

哀 鄢

方仲春而東遷—無方字

案王注『正以仲春陰陽會時徙我東行。』『正』，所以釋『方』字也。無之非是。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並奪『方』字。

發郢都而去闔兮—無都字

朱熹曰：『一無都字非是。』

劉永濟曰『戴從一本，朱本有都字。按補注本叔師章句曰「言已始發郢去我闔里」似無都字是。然明黃省曾校刊宋本叔師章句，郢下有「都」字。又日本青芝山房舊鈔本渚宮舊事都作浦，非。』

案劉氏以無都是，非也。各本並有都字。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俞初本諸章句本王注亦並有『都』字。補注本王注奪之耳。

順風波以從流兮

案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作『順風波而流從兮。』據聞匡齋之說當以作『從流』爲是。

羌靈魂之欲歸兮羌一作喚

洪興祖曰：『羌，發聲也，喚，丘亮切，於義不適。』

劉永濟曰：『按作喚者，嗟之譌。俗書嗟字作嗟、喚字作嗟，形近致誤。疑古本有作嗟者，後人見本書多用羌，故改從羌耳。下文曰「哀故都」，曰「哀州土」，曰「悲江介」，皆從魂不能歸之情言，此句則歎魂歸而不能，作嗟字是。』

案羌當從一本作喚。廣雅釋詁三『嗟，悲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人少兒泣而不止謂之嗟。』則嗟字之義與下文『哀』『悲』正近。羌者嗟之省，亦或後人少見嗟而改之。劉氏改嗟爲嗟，於義雖合，而其證不確，非也。

背夏浦而西思兮

劉永濟曰：『按思疑息之譌，西息，西至辰沅遷所而息也。上云「來東」，來自東也。下云「江與夏兮不可涉」又云「至今九年而不復」，則居於遷所之時甚久也。本篇曰「東遷」，曰「西浮」，曰「南渡」，抽思篇曰「南指」，曰「南行」，懷沙篇曰「北次」，皆屬行程言，此云西息，則行至遷所之詞，故有哀故都之日遠也之言也。詩漢廣「不可休息」釋文「本作思。」楊倞注荀子「辨而不認，」引詩此文，證思息二字形近易訛。是也。』

案蔣驥楚辭餘論曰『涉江、哀郢皆序遷逐所經之地。涉江始鄂渚，終辰淑，哀郢從郢至陵陽也。舊解於陵陽未有確疏，因不知哀郢之所至，與涉江之所從。今案陵陽縣，兩漢屬丹陽郡，唐宋爲宣州涇縣（案在今安徽青陽縣南六十里）……其地南據廬江，北距大江，且在郢之直東。……』蔣氏謂哀郢路線乃自西徂東，是也。劉氏謂西至辰沅，又謂來東，來自東也，則混哀郢之途徑爲涉江，殆承黃文炳，林雲銘等之誤說。復改思爲息，迂曲甚矣。蔣氏又曰『其路直東行也，故曰「逍遙而來東」。絕湖口，掠瀟圻，達郢渚，則漢水入江之處，所謂夏口也。逾郢渚而東，則夏浦在後矣，故又曰背夏浦而西思。』來東實謂來此東方，非自東來也。郢都在西，故云西思，行越夏浦故云背也。（戴震曰『背夏浦西思者，未

至夏浦，回首鄉西。』殊失之迂。劉向九歎『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與此背字用法同，龍門在其後，非在前也。）王注曰「背水嚮家念親屬也，』正以『念』釋『思』字。各本並作思，不誤。

憂與愁其相接其一作之

劉永濟曰：『按此文中愁字，後人據注「憂愁相續」改，非也。文選謝靈運登上戌鼓山詩「旅人心長久，憂憂自相接。」卽用此文。楚辭考異曰「類聚六十四御覽四百六十九，亦引愁作憂。」可證古本作「憂與憂其相接」。』

案劉說是也。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閔齊伋本愁並作憂。又類聚六七、御覽一九五、四六九引其並作『之』。

忽若不信兮一本若下有去字

朱熹曰『一無去字，或恐去字上下有脫誤。』

劉永濟曰：『按日本舊鈔本渚宮舊事亦有去，當據增。信下疑脫宿字。』又云『王闔運曰「信，再宿也。」……忽若去不信者，忽焉若去國不及信宿，乃至今實已九年之後，不得返矣。……信下或脫宿字，信宿與九年相對成文。……』

聞匡齋曰：『武延緒云當作「忽若去而不信兮。」案武說近是。忽猶悅忽也。此蓋言身雖去國，猶疑未去，心志警亂，若在夢中也。渚宮舊事亦有去字。朱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

案劉氏從王闔運說以信爲信宿，因增宿字於信下。王說增字爲訓，固已不當，劉氏逕增入之，尤屬武斷。聞氏從武延緒說近是。然『而』字亦無增出必要。朱鑑本、文選補遺、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不上並有『去』字。當據補。

蹇侘傺而含感

案黃省曾本、馮紹祖本、夫容館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感並作蹙。此當以感字爲正。

抽思

悲秋風之動容兮一本云悲夫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並有夫字。審本句上下文皆上句七字，下句六字，如增出夫字，不合文例，疑係衍文。

傷余心之憂懼

戴震曰：『擾，古音如又切，俗譌作懼，非。』

劉永濟曰：『按戴云「擾，煩惑也。」於義爲長，今從之。』

案說文『擾，煩也。』廣雅釋訓『擾擾，亂也。』莊子天道篇曰『然則膠膠擾擾乎。』釋文云『動亂之貌。』『擾擾』連綿字，古之恆語，作懼者涉心字而譌。

願搖起而橫奔

案朱鑑本搖作『遙』。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凌毓柟本起並作『赴』。王念孫讀書雜志餘編云『搖起，疾起也。與橫奔文正相對。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冽水之間曰搖。」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漢書郊祀志曰「遙與輕舉」遙與搖通，彼言遙與猶此言搖起矣。』其說是也。作遙者搖之假，作赴者起之誤耳。江有誥楚辭韻讀逕易作『遙赴』，非是。

豈至今其庸亡一云豈不至今其庸止

劉永濟曰：『按王國維北伯鼎跋曰「鄘與奄聲相近，書雒誥『無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毋若火始庸庸』。』左文十六年傳『閭職』史記齊太公世家，說苑復因篇均作『庸職』。奄之爲鄘，猶燄閭之爲庸矣。』按此文庸亡，庸亦奄之譌。(奄或增心作掩，廣雅釋詁「掩、忘也」)。俞樾廣雅釋詁疏證拾遺曰「此與下忽字同義，掩猶奄也。」亡忘古通，諸從用亡立說，非也。一本止亦亡之誤，不字衍文。』

案劉說庸字非是。謂一本不字爲衍文亦非。庸猶殆也。(見楊樹達詞詮卷九。蔣驥訓爲『寧』則與上『豈』字意複。)豈下當從一本補『不』字。亡、忘古通，劉說是。此句意謂初吾所陳者，豈非至今殆已忘之耶？朱鑑本、文選補遺、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並有『不』字。

孰不實而有穢穢一作穠

楚辭斠補

朱熹曰『實當作殖。穫一作獲，非是。』

案王注『空穗滿田無所得也。』『空穗』卽『不實』，則王本固作實字，朱子改爲殖，無據。而以穫爲正則是也。

與美人抽怨兮

劉永濟曰『按朱戴本皆作思。吳汝綸讀抽爲訕，謂訕，酬也。訕怨卽復仇，說似牽強，今從朱戴本。』

案怨當是思之誤，後人涉王注『恨意』之語而改。蓋不知王逸此篇之注非逐字相合者，此注亦不過逐文申釋，非必原有怨恨字樣。與美人抽思卽爲君陳道己意。劉氏從朱戴本是已。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作『與美人之抽思兮』，思字不誤，又增出之字耳。

超同志度行隱進兮

案王注云『言己動履正直，超越同邪，志其法度，隱行忠信。』志字不誤，如改爲忘則注不可通。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志並誤爲『忘』。

道思作頌

劉永濟曰『按此句章句以爲中道作頌，集注以爲且行且思，通釋以爲道言也，義均未安。疑道乃追之譌字。此篇旣曰「昔君與我成言兮」，又曰「初吾所陳之耿著」，而有鳥一段，亦爲追述往事之辭，亂辭本撮要之言，故曰「追思作頌。」頌本作誦。作頌者古字通用也。……追或作顧，與道形近而誤。』

案劉氏臆爲之說，無確據，非是。道疑讀爲抽（抽、道古韻同隸幽部，徹母古讀亦如定母，二字古音殆相近。又抽從由聲，與迪本同音，書君庚『茲迪彝教』史記作道，又「我道唯寧王德」，道、馬本作迪。道得借爲迪，亦得借爲抽。）上文『與美人抽思兮』王注『爲君陳道拔恨意也。』此『抽思』意與之同。『路遠處幽又無行媒』惟有鋪陳己意而作頌，『聊以自救』爾。正本篇命名之所由也。劉向九歎遠逝『舒情憇詩冀以自免兮，頽流下限身日遠兮』或旣隱括此文而言。

聊以自救兮一本無以字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

乾本並無『以』字。

懷沙

易初本史記作由、一無初字

劉永濟曰『按諸家說此，殊牽強，疑本作「易初不由」不本形近致誤。不隸變或作丕，書金縢「是有丕子之責於天，」史記周公世家作「負子」。朱駿聲曰「負實爲不，不子者不慈也。」是其證。由迪同聲通借。』

聞匡齋曰『案本疑當作變。變卞古通。（書堯典「於變時雍，」孔宙碑作卞。……）此蓋本作「易初卞迪」。卞迪卽變道，（道迪由亦通，書君奭「茲迪彝教，」史記作道。……）卞與草書本相似，故誤爲本。「易初變道」與下文「章晝志墨」語例同。皆二詞平列，上一字動詞，下一字名詞，而義各相同。「易初變道兮，君子所鄙」，又與思美人「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語意相仿，此以「易初」與「變迪（道）」對文，猶彼以「易初」與「變節」對文也。王注曰「迪，道也，（各本均脫此三字，史記作由，集解引王注「由，道也。」今據補。）……言人遭世遇，（句中似有脫字）變易初行，違（各本誤遠）離常道，賢人君子之所恥不忍爲也」，正以「違離常道」釋「變迪」二字。（釋「變」爲「違離」者，上已釋「易」爲「變易」此不得不變詞以避複）。』

案據史記集解、正義所引王注，知今本王注頗多脫誤。集解云『王逸曰：由，道也』正義云『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知今本注奪『由，道也。』『本，常也』，六字。（此六字明刻諸章句本尚有之：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俞初本並有。正義雖未明書王逸曰字樣，實具引王注。）又『不道』誤爲『遇』，『違』誤作『遠』，並當據正。王注既得訂正，彼又訓本爲常，則王本原作『本』不誤。而聞氏以本爲卞之訛，據王注『違離常道』，以爲卽釋『變迪』二字，而不知『常道』實王逸以釋『本由』者，其說之謬不待詳辨矣。然細審屈子文意，逸注殊未盡洽，劉說於義差勝，然如其說則王逸所見本已誤矣，終無稿據耳。

玄文處幽兮史記作幽處

楚辭斠補

聞匡齋曰『案當從史記作「幽處」。「玄文（冥）幽處」與下文「離婁微睇」文相偶。處睇皆動詞，幽微皆副詞也。』

案王注『言持玄墨之文，居於幽冥之處，則矇瞍之徒以爲不明也。言持賢能之士，居於山谷，則衆愚以爲不賢也。』則王本原作『處幽』。上章抽思有『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下章思美人有『命則處幽，吾將疚兮』並用『處幽』之語。本篇習見，史記不必是。聞氏從之，非也。

窮不知所示史記作窮不得余所示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朱燮元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知並作「德」，德，得古通。此與史記合。

非俊疑傑今史記云誹俊疑傑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袖珍本、俞初本、凌毓枏本「非俊」並作「誹駿」。誹、非；俊、駿並正假字。

衆不知余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奧

劉永濟曰『按作奧是，異奧形近而誤。章句說異采殊迂曲。奧采卽上文所藏，下文所有，言外材朴而內有文采，故非衆人所及知也。』

案史記與王本並作異，作異是也。劉氏唯據徐廣所見別本作奧，不稿。朱熹曰『異采，殊異之文采也。』較王注『異藝之文采』爲善。

邈而不可慕史記云邈不可慕也

聞匡齋曰『案當從史記作「邈不可慕也」。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同史記。

懲連改忿今史記連作違

王念孫曰『案連當從史記屈原傳作違，字之誤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也。若云留連之心則非其類矣……』

案王說是也。朱鑑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朱燮元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凌毓枏本、俞初本、乾本、文選補遺連並作違。

浩浩沅湘分流汨兮分一作汾

聞匡齋曰『案一本作汾，最是。汾讀爲溢，漢書溝洫志注曰「溢，涌也。」郭璞江賦曰「溢流雷煦而電激，」汾流卽溢流。列子黃帝篇釋文曰「汨，涌波也。」汾汨義近。故曰「汾流汨」。古者南楚諸水皆曰湘，諸湘有江湘、沅湘、瀟湘，卽江水、沅水、瀟水。「浩浩沅湘，分流汨」者，謂沅湘之水，溢涌滅汨而流也。今字作分，不知者鮮不訓爲分別，而以沅湘爲二水者，王注不釋分字，蓋卽如字讀之。』

案聞說以南楚諸水皆曰湘，不知何據？考湘水與灘水、瀟水、蒸水、沅水相分合。名某湘者殆以其相合流而言，非諸水盡以湘爲名也。史記索隱曰『沅湘、二水名，按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卽湘之後流也。』沅湘既非一水，當可『分流』。一本作汾者，涉上下文並從水因誤著水旁耳，如聞說讀汾爲溢旣無例據，『溢流』與『汨』義亦重複。疑非是。

獨無匹兮俗作疋

朱熹曰『匹當作正，字之誤也。以韻叶之，及以哀時命考之則可見矣。』

劉永濟曰『錢大昕曰「程，古音秩，與匹叶。」按錢說於音理雖合，然以義求之，朱說爲長。觀洪氏「匹，俗作疋」之言，知古本有作正，俗寫作疋，因誤爲匹耳。』

案朱說是也。史記會註考證引楓山本、三條本史記匹字正作『正』。而王注云「匹，雙也。」則王本已誤。

驥焉程兮史記焉下有將字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鏞相本、乾本並同史記有『將』字。

萬民之生一云民生有命，史記民作人，一云民生稟命

劉永濟曰『朱戴本皆作「民生稟命」，按以叔師章句觀之，作「民生稟命」者是也，史記作人者，唐人避諱所改。』聞匡齋曰：『當從一本作「民生稟命」。國語晉語七曰「將稟命焉」，楚語上「是無所稟命也」，是以「稟命」爲古之恆語。王注曰「言萬民稟受天命」，以「稟受天命」釋「稟命」二字。宋本及瀧川資言會注本史記並作「民生稟命」朱本、元本同。』

楚辭斠補

案劉聞說是也。今本作『萬』者正涉注文而誤。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作『民生稟命』。『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朱變元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並作『人生有命』。

明告君子一本明下有以字

案史記、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並有『以』字。

思 美 人

擊涕而佇貽

案文選北征賦注、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箋注、三良詩注引擊並作「擰」。又文選吳都賦注引作「覽」，黃省曾本、夫容館本、袖珍本、俞初本並同。又說文繫傳七引作「擰」。

陷滯而不發陷一作滔

案一本作滔，明係陷字之誤。王注云『陷沒沉滯』是也。懷沙『陷滯而不濟』意與此同。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誤並同一本。朱鑑本與今本同不誤。

竊快在中心兮一無在字，一云吾竊快在其中心兮一無吾字。

案朱鑑本、吳中本、長沙本、文選補遺並作「竊快在其中心兮」，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朱變元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並無在字。

紛郁郁其遠承兮承一作蒸

聞匡齋曰『案紛當爲芬，承當從一本作蒸。並字之誤也。郁郁，香氣也。（後漢書馮衍傳注）氣上行曰蒸。「芬郁郁其遠蒸」猶言香氣遠聞也。朱本承作蒸。蒸，烝同。』

案文選南都賦『體爽塗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光扈扈而煥耀兮，紛郁郁而暢美。』並『紛郁郁』連用。紛者衆多義。下文『滿內而外揚』卽承之而言，『滿內』斥『紛』字，『外揚』斥『遠蒸』。則紛字不必如聞

說改爲芬。承當從一本作蒸則是也，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作「蒸」。

憚蹇裳而濡足

洪興祖曰『蹇蓋讀若褰，謂摶衣也。』

案朱鑑本、文選補遺、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乾本蹇並作褰。類聚八二、御覽九九引並同。

惜　　往　　日

受命詔以昭詩詩一作時

朱熹曰『時一作詩，非是。時謂時之政治也。』

王夫之曰『昭詩一作昭時，舊說謂教王以詩，以耀明其志。按原未嘗爲王傳，自當作時，時，是也。卽下所云明法度也。』

戴震曰『時一作詩，蓋字形之誤也。』

案朱鑑本、吳中本、長沙本、文選補遺並同一本作時。然王注云『君告屈原明典文也』。『明典文』正釋『昭詩』，疑王本原作詩。朱謂時謂時之政治，王謂時是也，於文義不順。王本或是也。屈子爲傳，雖不見本傳，或脫漏耳。

不清澈其然否澈一作激

朱熹曰『澈一作激，非是。』

案澈，澈一義。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閔齊伋本、澈並作『激』。又記纂淵海五三引作『徹』。

被離謗而見尤離一作讒

聞匡齋曰『案七諫沈江曰「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與此「何貞臣之無罪兮，被離謗而見尤」，語意酷似。疑此文被爲反之讒。反讒爲皮，因改爲被也。「反離謗而見尤」與惜誦「紛逢尤以離謗兮」語亦相仿，一本以「被離」義複而改離爲讒，朱本從之，殆不可憑。』

案聞氏臚改，非是。王注『虛蒙誹訕，獲過愆也。』謂之『虛蒙』，蒙字正釋

楚辭斠補

『被』字，而無『反』字之意，則王本不作『反』，明矣。（七諫注則云『反爲讒人所謗訕。』）七諫或襲用此文，然不必盡同，聞說殊泥。疑離亦當從一本作讒。非後人所改也。七諫王注以訕釋謗，此注則謂『誹訕』或卽以『誹』釋『讒』字。（左昭元年傳「民無謗讒，」注：「讒，誹也。」）朱鑑本、吳中本、長沙本、文選補遺並作讒，疑是也。

臨沅湘之玄淵兮沅一作江

劉師培曰『案文選運命論注亦引作沅。』

案文選西京賦注、東京賦注、北征賦注引並同，各本亦別無作江者。作沅當不誤。

卒沒身而絕名兮沒身一作沉身

案上文『遂自忍而沉流』此又言沉身，於文爲複。作沉恐非。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凌毓相本、乾本並作沈。

獨鄣壅而蔽隱兮鄣一作彰、壅一作雍

案鄣、彰正假字。閔齊伋本、俞初本、乾本並作彰。又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壅並作廡。廡借爲壅。

使忠臣爲無由爲一作而

案朱鑑本、文選補遺、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相本、乾本爲並作『而』。

思久故之親身兮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袖珍本、俞初本，並無『之』字。玉燭寶典二引，朱鑑本等並有，有之爲是。

乘騏驥而馳騁兮

朱熹曰『騏驥，按王逸解爲駿馬，又詳下文恐當作「駿駘」。』

案『騏驥』與下文『汨汨』對言，汨汨爲編木簡陋之舟，騏驥亦宜作駿駘，證以王注，朱說殆是也。皮日休云『造父善御，不能御駿駘』，駿駘乃造父所不能御，況無轡銜，其危必矣。或謂取騏驥之疾行（蔣驥說），恐無是理。

橘 頌

紛其可喜兮喜一作嘉

案初學記二八引喜作『嘉』。

曾枝剡棘圓果搏兮搏一作博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長沙本搏並作『搏』。

青黃雜糅糅一作揉

案合璧事類別集四六、事文類聚後集二七、全芳備祖後集三引糅並作『揉』。

類可任兮一云類任道兮

聞匡齋曰『索當從一本作「類任道兮」，道與醜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精讀爲縝，赤黃色也。「縝色內白」猶李尤七歎云「金衣素裏」。任猶抱也。（詩生民傳）此言橘之爲物，焜煌其外，潔白其裏，如抱道者然也。王注曰「故可以任以道而事用也。」是王本尚不誤。朱本、元本亦作「類任道兮」。』

案聞氏從一本是也。段玉裁六書音韻表四任字下云『屈賦橘頌合韻醜字，讀如踩。』非是。道、醜並幽部字。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同一本。唯聞讀精爲縝無據。說文「縝，赤縕也。」左傳定四年「縝茂」注『大赤也，』均無赤黃之意，王注『其色精明。』疑精色卽謂其色之光澤耳。

悲 回 風

故荼蕡不同畊今蕡一作若，一作苦

案荼苦蕡甘，故云『荼蕡不同畊，』如謂『荼苦不同畊』則不詞矣。一本作『若』者，亦非杜若之若（洪氏補注云『若、杜若也』。）蓋爲苦之誤字。讀者於茶旁註苦字，因屬入正文，復脫蕡字，王注云『言枯草荼蕡不同畊而俱生。』是王本正作『荼蕡』。（注中『枯草』二字疑涉上文注『生曰草，枯曰苴』而誤衍。）朱鑑本與今本同不誤。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乾本蕡並誤作苦。

憐浮雲之相羊羊一作徉

楚辭斠補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乾本羊並作祥。文選詠貧士詩注引作佯。

折若漱以自處若一作芳

案朱鑑本、文選補遺、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乾本若並作「芳」。

曾歎欷之嗟嗟兮曾一作增

案曾讀爲增。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作『增』。

思不眠以至曙以一作而，至一作極

案文選司馬相如長門賦注引作『思不眠而極曙』，極，至也。淮南子說林篇『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注『蹠，至。極亦至，互文耳。』九辯『步列星而極明』王注『乃至明也。』極曙猶極明。又吳中本眠作暝。

蘋蘅槁而節離兮一云蘋蘅

案謂之槁而節離，則作蘋者是也。（淮南子覽冥篇『路無莎蘋』注『蘋狀如蕨，歲如葭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上『薛莎青蘋，』注『蘋似莎而大。』）蘋生水中，不得謂之槁而節離也。本書蘋、蘋每相亂，（九歌湘夫人『登白蘋兮聘望』或誤蘋爲蘋。招隱士『蘋草蘿靡』蘋一作蘋，亦誤。）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誤作蘋。槁亦誤爲蘋。

芳以歇而不比以一作已

案以與已通。朱鑑本、文選補遺並作『已』。

寧逝死而流亡兮逝一作溘

案作溘是也，離騷『寧溘死以流亡兮』與此全同，九辯亦云『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同一本作溘。

不忍爲此之常愁一云此心之常愁

案當從一本作『不忍此心之常愁』王注『心情悽悽常如愁也，』可證王本作『此心』。朱鑑本、文選補遺、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

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同一本。

照彭咸之所聞照一作昭

案朱鑑本、文選補遺、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作昭。

入景響之無應兮響或作響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袖珍本、俞初本並作響。

居戚戚而不可解一無可字

聞匡齋曰『案「居」與上下文「愁」「心」「氣」諸字義不類。王注曰「思念憔悴，相連接也。」疑居爲思之誤。又案「不」下當從一本刪「可」字。「思戚戚而不解」與上文「愁鬱鬱之無快」（之一作而）下文「心纏羈而不開（原形誤）」「氣繚轉而自締」句法一律。文選謝靈運遊南亭詩注、潘安仁悼亡詩注、陸士衡答張士然詩注引並無可字。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

案聞說不確。此四句王注或謂『中心煩冤』，或謂『思念憔悴』，或謂『肝膽係結』，或謂『思念緊卷』並未直釋愁，心，氣諸詞。下文『藐蔓蔓之不可量兮』四句、藐、縹、愁，翩亦非一律。故以『居』爲『思』之譌，殆不可憑。文選注引此並作居。朱鑑本亦同。又『可』字似亦不必刪，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與朱鑑本並有『可』字。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無『可』字。

藐蔓蔓之不可量一作邈漫漫

案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閔齊伋本並作『邈漫漫』。

吸湛露之浮源兮源一作涼

案源疑涼字形譌。朱熹曰『涼一作源，非是。』戴震從之。朱鑑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文選補遺並作涼。當據正。

馮嵐峯以瞰霧兮一云瞰霧露一云徵霧露

案今本不誤，別本衍露字。王注『遂處神山觀濁亂之氣也。』是王本無露字。澂與瞰形近致譌，王注訓觀，原作瞰明矣。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

作「濁霧」，而無露字。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相本、乾本並衍露字。

見伯夷之放迹

案王注『放，遠也；迹，行也。一云放，放逐也。』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俞初本並無『放，遠也；迹，行也』六字。六字疑衍（放訓遠，迹訓行並不見古注，蓋或以史無伯夷放逐之事而妄解耳。）然王注既訓放爲放逐，則王本原作放，各本亦同，唯吳中本作『故』。考吳中本多與朱鑑本同，而朱鑑本此亦作放。朱熹集註云『以求子推伯夷之故迹。』疑吳中本涉此而譌。史固無伯夷放逐之事，唯屈子所引故事每異經傳，或別有所據也。戴震云『放迹猶云逸跡，』望文生訓，恐不然。

悼來者之懲懲一作逖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相本、乾本並作逖。

遠 遊

質菲薄而無因今因一作由

案文選西征賦注、沈休文和謝宣城詩注引因並作由。

夜耿耿而不寐今耿一作炯

案文選寡婦賦注、記纂淵海八三引耿並作炯。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相本、乾本並同。

魂煢煢而至曙煢一作營

案抽思『魂識路之營營』考異曰『營一作煢。』審王注曰：『精靈主行往來數也。』顯據詩毛傳『營營，往來貌。』則彼文自當以『營營』爲正。煢煢爲憂貌（漢書匡衡傳『詩云煢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閟予小子之詩，煢煢，憂貌也。』）故此文王注云『精魂怔忪不寐』（玉篇『怔忪，懼貌。』憂懼一義）則此當作『煢煢』。九思逢尤『魂煢煢兮不遑寐，』與此意近。煢煢、營營聲近、古每通用。記纂淵海八三引煢煢作營營。朱鑑本、文選補遺、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

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愈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同。

哀人生之長勤

案文選北征賦注引作『哀生人之長勤』又王仲宣贈文叔良詩注引則作『哀生民之長勤。』疑作『生民』是，作人者避唐諱改。

美往世之登仙美一作羨

案疑一本非是。作羨與下文『羨韓衆之得一』文複。羨美形義並近，又涉注文「羨門子高」之美字而謬耳。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愈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誤作羨。

時鬱弗以遙見兮

案文選長門賦注、甘泉賦注、海賦注引並作『時彷彿而遙見兮』。

絕氣埃而淑尤兮絕一作超、尤一作郵

案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作『超氣埃而淑郵兮』，超、絕一義，尤、郵古字通用。王注『淑，善也；尤、過也。言行道修善所以過先祖也。』不合文意，非是。蔣驥曰『淑，善也；郵、傳舍也，神仙往來，皆洞府名勝之地，故曰淑郵。』（戴震說略同）以『郵』爲『傳舍』喻『神仙洞府』，可謂附會。然如謂是神仙之境則頗與上下文意相合。王闔運曰『淑尤，清絕也。』近是。左傳『楚氣惡淑尤。』注『言其善有以過物也。』管子侈靡篇『然有知強弱之所尤』注『尤，殊絕也。』則『淑尤』意謂清絕之境，遠離塵世氣埃者也。近人或有以淑借爲滌者，謂是滌除尤詬，解字似順，然假借之證不確，又無當於上下文意，殆亦非是。

悼芳草之先零古本零作蘆

案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愈初本零並作蘆。零蘆正假字。

無滑而魂兮無一作毋、一云無澁滑而魂

劉師培曰『案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三引作「毋滑而魂」。』

案一本作『無澁滑而魂』者非是。澁與滑同（漁父『何不澁其泥』後漢書周燮傳注引作滑。）蓋讀者於滑旁注澁字因羼入正文者。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朱燮元本、閔齊伋本、袖珍本、愈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衍澁字。又朱鑑

楚辭對補

本、吳中本、長沙本、文選補遺作『毋滑而魂』。

野寂漠其無人寂一作𡇁、其一作乎、漠一作寘

劉師培曰『案文選陸機赴洛道中詩注引漠作寘。人與韻弗叶，疑字誤。』

案寂，朱鑑本作𡇁（今本訛作家）集註云『𡇁與寂同。』戴震曰『宋，舊書多作𡇁，卽宋之譌文。』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漠並作寘，其並作乎。又江有誥曰『人征真耕通韻。』則人字不誤。

載營魄而登霞兮魄一作魂

案墨子節葬篇『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燼上，謂之登遐』（又見列子湯問篇）登遐卽此云登霞。文選文賦注、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引霞並作『遐』朱熹曰『霞與遐同，古字借用。』劉子新論風俗篇作『昇霞』，昇與升同。文選文賦注、謝靈運石門新營所住詩引登並作升。淮南子齊俗篇云『其不能乘雲升假者亦明矣。』升假亦卽登霞。登霞謂仙去也。莊子大宗師『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德充符篇『彼且擇日而登假』義同。本篇登霞用本字，他或作遐、作假、並借字耳。又文賦注、謝靈運石門新營所住詩引魄並作『魂』。

夕始臨乎於微闇一云微闇

案『於微闇』卽爾雅之醫無闇，（爾雅『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闇之珣玕琪焉。』）取其聲之相近耳（醫、於同影紐、微、無同明紐。）而黃省曾本、夫容館本、俞初本作『微於闇』者疑非是。

氛埃辟而清涼一曰辟氛埃

案文選沈休文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詩注引作『辟氛埃而清涼』。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同。

時曖曨其曠莽兮曖曨一作晦曠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作『晦曠』。

路曼曼其修遠兮修一作悠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俞初本、閔齊伋本、凌毓枏本、

乾本修並作『悠』。

欲度世以忘歸兮一本欲上有遂字、一云欲遠度世

案欲下當據一本補『遠』字。文選思玄賦『願得遠渡以自娛』，李善注引此文作『遠度世以忘歸』，正有遠字。思玄賦全文襲楚辭語甚多，疑此謂『願得遠渡』即『欲遠度』也，善注所引偶奪欲字耳。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相本、乾本並作『欲遠度世以忘歸兮』。又一本欲上有『遂』字，疑涉注文『遂濟於世』之遂字誤衍。

涉青雲以氾濫游兮一無以字、一無游字

案游字疑衍。王注『隨從豐隆而相伴也。』『相伴』當即釋『氾濫』之義。（九
數憂苦『折銳擢矜，凝氾濫兮』注『氾濫猶沈浮也。』文選長笛賦『又象飛鴻氾
濫溥漠，』李善注『氾濫，任波搖蕩之貌』。是氾濫與相伴義近。）後人不察，
轉據注文『相伴』之語而增游字耳。一本是也。戴震屈原賦注從一本無游字。文
選思玄賦注引亦無『游』字，又思玄賦注引以作而。

指炎神而直馳兮炎神一作炎帝

案注云『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則王本當作炎神，作炎帝者非是。
吳中本、長沙本並誤。

沛罔象而自浮罔象釋文作潤瀼

案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並作潤瀼。

祝融戒而還衡兮一作蹕御

案司馬相如大人賦云『祝融警而蹕御』或即襲用本文。作蹕御似長。朱鑑本、文
選補遺、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
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相本、乾本並作蹕御。

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聞匡齋曰『案此文當作「張咸池奏承雲兮，令海若舞馮夷，使湘靈鼓瑟兮，二女
御九韶歌」。夷與上文妃韻，歌與下文蛇韻也。今本「令海若」句與「二女御」
句誤倒，則失其韻矣。』

案聞校於韻誠叶。於意則乖。『張咸池，奏承雲』係太古堯樂，故以堯二女與舜樂

楚辭斠補

承之；使湘水神靈鼓瑟，乃令河海仙人起舞，文意本自相銜；如易其序，則上下文不能相貫矣。王注亦以『張咸池』『二女御』二句連釋，所見本當不異今本。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兮』，顯襲此文，其序亦然。妃、歌、夷、蛇、飛、徊相叶，亦猶周書大明武之叶溪、離、宜、夷也。韻部稍異不足爲病。又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張下並有『樂』字。蓋衍文。

形蟬蛻而遯蛇蛇一作迤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作迤。

鸞鳥軒翥而翔飛軒一作翥

劉師培曰『案慧琳音義九十引作「鳥寒翥翥而飛翔」，「寒」卽翥字誤衍之文。文選西京賦注又引「鳳翥翥而飛翔」似亦此句異字。惟注言「鷕鴣玄鶴」與上文鸞鳥不合，疑字有誤。』

案劉說是也。王注鷕鴣卽釋鸞字（廣韻『鷕鴣似鳳，南方神鳥。』），鳥係鶴字缺損，故注云『玄鶴』。劉向九歎『駕鸞鳳以上遊兮，從天鶴與焦明。』亦以鶴與焦明（鷕鴣）並舉。

召黔羸而見之兮

朱熹曰『羸、从羊，偷爲反，一从女，餘經反。未知孰是。然二字史記作含羸，漢書作黔羸，則當爲從羊之羸矣。』

案羸當爲羸，朱說是也。王先謙漢書補注云『黔含並今聲，以音近通假。』朱鑑本、文選補遺、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吳中本、長沙本、乾本並作羸。

經營四荒兮

案朱鑑本、文選補遺、吳中本、長沙本荒並作『方』。

卜居

心煩慮亂慮一作意

案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記纂淵海三六，合璧事類後集九引慮並作『意』。又白帖三一引作『志』。

往見太卜一本此句上有乃字

聞匡齋曰『案當從一本補乃字。御覽七二六，合璧事類後集九引亦有，文選及朱本、元本、王鑒本、朱變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

案有乃字是也。文選（贛州本、淳熙本）、朱鑑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閔齊伋本、袖珍本、吳中本、長沙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及記纂淵海三六，事文類聚別集二一引並有『乃』字。

將呢訾栗斯栗一作慄、一作促訾栗斯、斯一作嘶

案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閔齊伋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乾本及廣韻入聲三燭，引栗並作「慄」。又記纂淵海五三引作「儂」。朱鑑本、吳中本、長沙本及事文類聚別集二一，御覽七二六引並作「栗」。

以潔楹乎

梁章鉅曰『尤本（文選）絜作潔誤。共本亦誤。通雅云：絜楹二字，朱子未詳。一曰楹，屋柱，亦圓物。一謂兩楹酬酢之地。總言其圓轉逢迎，應答容悅之狀。御覽引作絜楹。』

案朱鑑本、黃省曾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吳中本、長沙本、凌毓柟本及事文類聚別集二一引並作『絜』。

寧與驥驥亢輶乎亢一作抗

案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及御覽九一九，事文類聚後集四七引亢並作『抗』。

龜策誠不能知事一云知此事

聞匡齋曰『案當從一本增此字。詹尹但言龜策不能知屈原所問之事，非謂凡事皆不能知也。御覽七二六引有此字，文選亦有。朱變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

案有『此』字是也。文選（贛州本、淳熙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凌毓柟本、俞初本、乾本並有。

漁父

顏色憔悴

劉師培曰『案慧琳音義六十九云「楚詞作顚悴」，說文繫傳十七引作「形容顚頷」，係誤合下句引之，然足證憔均作顚。』

案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小部曰『顚字大徐補入說文，爲十九文之一，从貢、焦聲。按卽礁字之或體。』又云『礁字亦作憔。』然則作顚不必定爲屈子之舊。劉說泥矣。又案閼齊假本悴作『軒』，涉注文而訛。

我獨清我獨醒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袖珍本、閼齊假本、俞初本、凌毓枏本及記纂淵海八四引我上並有『而』字。

世人皆濁一作舉世皆濁

案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及記纂淵海八四引並作『世皆濁』。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袖珍本、閼齊假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並與一本同。

葬於江魚之腹中一無之字、史記云而葬乎江魚腹中耳

案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及記纂淵海四九，合璧事類前集七引並無之字。又記纂淵海四九引與史記同，唯乎作于。

安能以皓皓之白皓一作皎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袖珍本、閼齊假本、俞初本、凌毓枏本及記纂淵海四九，又五四引並作『又安能以皎皎之白』。

歌曰一本歌上有乃字

案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朱鑑本、吳中本、長沙本及合璧事類外集一一引歌上並有『乃』字。

九辯

汎寥兮寥釋文作寥

劉師培曰『案御覽二十五引寥作漻，事文類聚前集十引同。』

案類聚三引汎作穴。合璧事類前集一四，記纂淵海二，事文類聚前集一〇引寥並

作瘳。御覽二五引與今本同。(劉氏所據御覽不悉是何本?)

悲憂窮戚兮戚一作感、文選作蹙

聞匡齋曰『案蹙正字。「悲憂」與「窮蹙」對文。一本讀戚如字，因改寫作戚，則與悲憂義複矣。』

案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作蹙。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朱燮元本、俞初本、閔齊伋本、袖珍本、凌毓柟本及文選長門賦注引並作『感』。

竊獨悲此廩秋廩一作凜

聞匡齋曰『案凜正字。……』

案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並作凜。白帖一、記纂淵海二、事文類聚前集一〇引並同。又書鈔五四引作慄。

白露既下百草兮下一作降、一云下降

案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及類聚三，御覽二五，記纂淵海二，合璧事類前集一四，事文類聚前集一〇引下並作『下降』。

奄離披此梧楸披一作被

案五臣本文選及御覽二五，記纂淵海二，合璧事類前集一四，事文類聚前集一〇引並作被。洪興祖曰『離披，分散貌。被與披同。』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一本戒下有之字

劉永濟曰『按以下句例之，有之字是。』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並有『之』字。御覽一四引作『秋既戒之以白露』奪先字，然亦有之字。

羌無以異於衆芳

案贛州本文選及全芳備祖集二引羌並作嗟。羌、嗟俗寫易混。此以作羌爲是。

君之門以九重

案白帖三，類聚九四，文選鷦鷯賦注、事文類聚後集四〇，御覽一八三引以並作『兮』。

后土何時而得灑而一作兮、灑一作乾

案贛州本文選而作兮。又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夫容館本灔並作乾。
書鈔五五，事文類聚前集五引並同。洪興祖曰『灔與乾同。』

塊獨守此無澤兮

聞匡齋曰『案通審全文，本篇蓋旅途中所作。上文云「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
何時而得灔。」方恨積雨而難霽，道途泥濘，無時得灔，則下文不得又有「無澤」
之歎。疑無當爲蕪之省借，或誤字。風俗通義山澤篇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
久雨則百艸怒生，潢潦渟滗而成斥鹵，「蕪澤」正言其水多也。王注曰「不蒙恩
施，獨枯槁也。」殊失其義。』

案聞說殊迂、此『無澤』猶上文『君之門以九重』、『闢梁閉而不通』，並象徵
之語，不必實錄。五臣注云『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霽，故仰望而長歎也，』是
矣。王注甚安，未可非也。

鳳獨遑遑而無所集一作惶惶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凌毓枏本並
作『惶惶』。又御覽九一五，事文類聚後集四二引並作『皇皇』。詩殷其靁『莫
敢或遑，』四牡『不遑啟處，』杕杜『征夫遑止，』並用遑字，義與此同。疑此
亦以今本爲正。作惶亦通。皇、則其假字。

馮鬱鬱其何極其何一作之安

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
毓枏本何並作『安』。

泊莽莽與墾草同死泊一作汨、莽下一有兮字

劉永濟曰『集註曰「泊，止也。莽莽，盛也。」通釋曰「泊疑泊之誤，及也。」
吳汝綸校改从一本作汨。按泊、溥之借字。莽莽同茫茫，廣大無際之貌也。溥莽
莽者，以屈賦句法例之，溥然莽莽也。……下文「泊莽莽而無垠」意正同……。』
聞匡齋曰『案泊疑當從一本作汨。汨猶忽也。語助詞，有「出其不意」之意。凡
上句言「願」，下句多言事與願違。此曰「願徼幸而有待兮，汨莽莽與墾草同
死，」願汨對言以見意。』

案吳、聞二氏並從一本作汨，是也。汨猶疾也。離騷『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

之不吾與。』注『汨，去貌。疾若水流也。』此亦謂本欲有待，然速與草木同朽矣。

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並作『泊莽莽兮與野草同死』。本篇此節無句中有兮字者，疑此非是。

恐時世之不固

案朱熹曰『固當作同。叶通、從、誦、容韻。』然各本無作同者，惟江有誥從之。今案王注『俗人執誓多不堅也。』則王本原作固，固與下文錯（原作鑿、從聞匡齋校改）爲韻，不當上屬，朱說非也。

無衣裘以御冬御一作禦

案御讀爲禦，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書鈔一二九引並作『禦』。

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

案朱鑑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不上並有『而』字。

紛純純之願忠兮一作紛忳忳而願忠

案朱鑑本及文選補遺作『紛忳忳之願忠兮』。集註『忳忳，專壹貌。』忳、純通用。

招魂

掌寧上帝其難從一云其命難從一云命其難從

聞匡齋曰『案疑當從一本於帝下增命字。全文讀爲「掌寧上帝命其難從，」言已職在掌寧，不習招魂之術，是以上帝之命，殆難聽從也。又一本亦有命字，惟誤倒在「其」下耳。文選及朱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亦倒。』

案一本作『上帝其命難從』亦不誤，其猶之也。（經傳釋詞卷五）朱鑑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淳熙本文選並同。贛州本文選難下衍『去』字。

何爲四方些一云何爲乎四方、乎一作兮

聞匡齋曰『案「爲」下當從一本補「乎」字。海錄碎事九上引乎作兮，與又一本同。今卽乎之誤字。』

案朱鑑本、袖珍本、俞初本爲下並有『乎』字，是也。事文類聚後集二〇引同。文選（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乎作兮。

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

聞匡齋曰『案古言天有十日，更番運照，則一時仍祇一日，此猶常態也。又言十日並出（莊子齊物論、淮南子本經篇，御覽三引逸周書）則十日同時俱出。故其爲熱酷烈，異於當時。此曰「流金鑠石」似代當爲並之譌。……今本作代，或後人習聞代出之說而妄改。類聚一、白帖一、御覽四、合璧事類前集一一、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草堂詩箋二八、雷箋五百家注韓集五、盧仝月蝕詩孫注引俱作並，可據以正今本之誤。』

案聞說非是。『十日代出』與『十日並出』之說來源非一，招魂此處實應作代。蓋極言東方之險，不可託居，故云十日代出，流金鑠石。『流金鑠石』指十日所在之東方，其運照於天者，固止一日也。如云十日並出，則所運照，盡爲流金鑠石，魂何適從乎？王注『代，更。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行，其熱酷烈，金石堅剛皆爲銷釋也。』則王本原作代不誤。諸書所引當緣並出之說而誤，且俱出王本之後，未足爲確據也。御覽三四引同今本。

歸來兮不可以託些一無兮字，一云歸來歸來

案唐寫本、五臣本文選並無兮字。贛州本、淳熙本文選並作『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朱鑑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及事文類聚後集二〇引並同。

得人肉以祀一云而祀、一云得人以祀無肉字

案文選鮑明遠苦熱行注引無肉字，非是。王注『得人之肉，用祭祀先祖，復以其骨爲醢醬也。』以肉、骨對言，明本有肉字。又淳熙本文選、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以並作『而』。

靡散而不可止些靡一作靡、釋文作糜、一作糜非是。

案說文『爛，碎也。』麤、靡、糜、麋均其借字。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並作麋。閔齊伋本、凌毓柟本並作糜。事文類聚後集二〇引作麤。

增冰峨峨

案事文類賦注八、事文類聚前集五、錦繡萬花谷後集三引增並作層。層、增正假字。

像設君室君一作居

梁章鉅曰『六臣本（文選）君誤作居。』

案君疑居之形譌。王注『像設舊廬所在之處，』疑王本即作居。五臣本文選作『居』，（輸注『結像舊居』。）藝文類聚六，御覽一七四引並同。

冬有突夏夏一作夏

案文選（唐寫本、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並作『夏』。御覽一七四、類聚六〇、文選辨命論注引同。

翡翠帳飾高堂些

案文選（唐寫本、五臣本、贛州本、淳熙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帳並作『幙』。北堂書鈔一三二、藝文類聚六一、御覽六九九引並同。

玄玉梁些一云玄玉之梁

案一本之字疑涉注文而衍。文選、朱鑑本、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柟本並有『之』字。御覽一八七、事文類聚後集二〇引並同。藝文類聚六〇引則同今本無之字。

文緣波些緣文選作綠

案王注『風起水動，波緣其葉上而生文也。』疑王本原作緣。五臣本文選及藝文類聚六〇、又八三、御覽九八三引並作綠。緣綠形近致譌。

臚若芳些臚一作臚

案說文『臚，爛也。』又『臚，臂羊矢也。』是此當以臚爲正，臚其假借也。又臚或作臘，則臚或臘之誤耳。

臚鼈炮羔臚一作臚，釋文作濡

案臍，唐寫本文選作瀰。五臣本、淳熙本、贛州本文選並作瀰。海錄碎事六引同。又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燮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俞初本、閔齊伋本、凌毓枏本並作『臍』。王觀國學林六、事文類聚後集二七引同。

蘭膏明燭華鑄錯些鑑—作雕

聞匡齋曰『案鑑當從一本作雕。王注曰「言鑑錠盡雕琢錯鏤，飾(此下原有設字，從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刪)以禽獸，有英華也。」此以「雕琢錯鏤」釋「雕錯」二字。知之者，類聚八〇、初學記二五並引正文作「華銅錯」，而類聚復引注作「銅琢錯鏤」，明是以「銅琢錯鏤」釋「銅錯」。作銅之本既以「銅琢錯鏤」釋「銅錯」，則作雕之本以「雕琢錯鏤」釋「雕錯」明矣。考周同二字，古母通用。……是銅與錫(雕)古亦當通用。……然則招魂一本作「銅錯」，一本作「雕錯」，字異而義實不異。後人但知銅爲金名，而不知字亦與錫通，因卽據注中「鑑錠」之文改銅爲鑑，謬矣。夫王注云云，但以上文有「蘭膏明燭」之語，故知所謂「華雕錯」者必指鑑錠而言，奚必正文果有鑑字哉？要之此文作銅作雕皆是，惟不得作鑑耳。注云「雕琢錯鏤」，是王本當作雕，唐寫本文選亦作雕。』案聞說雖辯而未必足據。唐寫本文選雖作雕，而集注引音決及五家本雕爲鑑，又引陸善經云『錯謂彫飾華采雜錯也。』則王注『雕琢錯鏤』亦僅釋『錯』字耳。與雕字固無涉。注明言『鑑錠』，豈必王氏自增。且聞氏謂銅，雕相通之說，殊爲牽強。文選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注引亦作鑑。(原詩『明燈燭炎光。』注並云『燈與鑑同』明其所見本作鑑也。)或本作雕，疑涉注文而誤。

菉蘋齊葉兮蘋—作蘋

聞匡齋曰『案「菉，王芻」陸生之草，不得與蘋齊葉。菉當讀爲綠。「綠蘋」與「白芷」對文。齊，列也。(淮南子原道篇高注)列，布也。(廣雅釋詁三)「綠蘋齊葉」言蘋葉生而布葉於水上也。唐寫本文選集注引陸善經本菉正作綠。』案此文言春日南行，所舉草木自以春生者爲宜，蘋係多年生植物，不足以見春日之美，疑蘋當從一本作蘋，蘋亦陸生之草，故得與王芻齊葉。下文注『言屈原放時菉蘋之草，其葉適齊。』蘋亦當作蘋。唐寫本文選卽作蘋。集注引李周翰云『菉蘋，草名。』則五臣所見本亦作蘋。又引陸善經云『其時蘋葉適齊，芷初生

也。』是陸本亦作牘（牘是俗書）唯陸本篆作綠，聞氏據以爲說，非是。牘既爲牘之誤，則齊非布列之義。篆亦不得讀爲綠。篆爲王芻，始得與牘齊葉，王注不誤。海錄碎事二二下引牘亦作牘。本書牘，牘每相亂，已見前。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一作傷心悲

聞匡齋曰『王注「或曰蕩春心」，案別本作蕩最是。謂搖蕩春心也。今作傷者，蓋涉下文「哀江南」而誤。……』

案一本作『傷心悲』者亦非是。心與上文漸，淹爲韻，作悲則不叶矣。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並誤。

大 招

青春受謝

案王注『言歲始春，青帝用事，盛陰已去，少陽受之。』則作受是也。文選射雉賦注、北征賦注、景福殿賦注、閑居賦注、潘正叔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詩注、江文通雜體詩注引並誤作『爰』。（胡克家考異亦曰『爰乃受之誤。』）唯謝靈運遊南亭詩注引作受不誤。

魂乎無東湯谷宗只一本宗下有寥字

朱熹曰『一無寥字，非是。』

案本篇多四字成句，疑此亦然，一宗字文意已足，不必增出寥字。唯朱鑑本、文選補遺有之。朱說以無寥字非是，不知何據。

代水不可涉代一作伐

案此言北方之險，作代是也。黃省曾本、夫容館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凌毓枏本、俞初本並誤同一本。

窮身永樂永一作安

案王注『窮身長樂』之語，長正釋永字，作永是也。作安者涉上文『心意安只』安字，又習用安樂之語而誤也。黃省曾本、夫容館本、朱變元本、馮紹祖本、袖珍本、閔齊伋本、俞初本、凌毓枏本、乾本並誤作安。

二八接舞舞一作武

楚辭 鄭補

案武借爲舞，史記刺客列傳『秦舞陽』國策燕策作『秦武陽』、是其例。朱熹曰
『武，跡也。』非是。朱鑑本、文選補遺並作『武』。

朱脣皓齒朱脣一作美人

案文選上林賦注、舞賦注、嘯賦注、雪賦注、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注、曹子建雜詩注、御覽三六八、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朱脣並作美人。